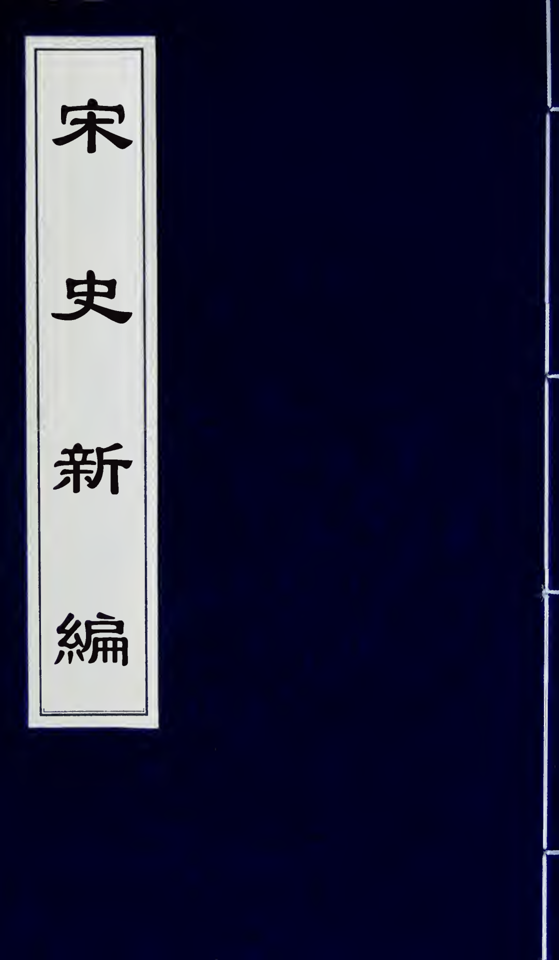

宋史新編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九　列傳一百一

明南京户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楊棟　姚希得　包恢　常挺

陳宗禮　常楙　馬光祖　高斯得

家鉉翁附張山翁

楊棟字元極青城人紹定二年進士第二歷校書郎樞密院編修官入對言祖宗立國不恃兵財法惟恃民心固結而已願陛下常存忠厚之意勿用峻急之人理宗悦以臣僚言奉祠起知興化軍孔子之裔有居涵頭鎮者棟爲建廟闢田訓其子弟遷福建提點刑獄歷遷宗

正少卿進對帝曰只是正心修身之說乎棟對曰臣所學三十年止此一說用之事親取友用之治凋郡察寃獄至爲簡易遷太常少卿起居郎差知滁州殿中侍御史周坦論罷起歷吏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又以集英殿修撰兼中書舍人兼侍講出知太平州右補闕蕭泰來復論之罷奉祠起知婺州召奏事又奉祠度宗立爲太子帝親擢棟詹事累官參知政事台州守王華甫建上蔡書院言于朝乞棟爲山主詔從之因卜居于台累乞郡不拜奉祠卒贈少保棟之學本諸周程氏負海內重望去賈似道入相登用故老列

之從官棟亦預焉及彗星見棟乃言蚩尤旗非彗也故為世所少云或謂棟姑爲是言陰告于帝謀遂似道似道覺之遂蒙疑而去所著有崇道集卒舟文集

姚希得字逢原一字叔剛潼川人寧宗末第進士理宗累擢太府寺丞兼沂靖王府教授疏言自古丗蹈危亡之機非獨闇主而明君亦有焉朝廷者萬化所自出也實根於人君之一心夫何大明當天猶有可議者內小學之建人皆知陛下有意建儲也然歲月逾邁未覩施行人心危疑無所係屬秦漢而下嗣不蚤定事出倉卒或宮闈出令或宦寺主謀或姦臣首議此皆足以危人

之國也陛下何憚而不丞定大計邸第之盛人皆知篤於親愛也然依憑者衆輕視王法請託之行捷於影響于晉侯弟也亂行於曲梁而魏絳戮其僕晉侯始怒而終悔晉卒以霸平原君趙王弟也不出租稅而趙奢刑其用事者趙王賢而用之趙卒以彊皆足以興人之國也陛下何為而不少伸國法令女冠者流衆所指目近璫小臣䝉竊威福此皆陛下之心乍明乍悔之所致豈不謂之危乎陛下明於知人公於用人固無權奸再用之意然道路之人往往竊議此元祐紹聖將分之機也禍根猶伏而未去不幾於安其危乎帝改容曰朕決

不用史嵩之累遷宗正少卿兼權給事中兼權刑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時西方用兵有爲嵩之復出計者請非此人不能辦帝有意再用知希得必執之出旨諭意希得毅然具疏密奏不報又繳鄧泳予祠之命右正言邵澤監察御史吳衍殿中侍御史朱熠相繼論罷久之起歷户部侍郎帝曰姚希得才望可爲閫帥乃進煥章閣待制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歷華文閣直學士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希得撫寧江軍自建康太平至池州列砦置屋二萬餘間屯戍七千餘人帝聞之一再降詔獎諭加寶章閣學士

尋加刑部尚書依舊任兼淮西總領景定五年遷拜端
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兼權參知政事
度宗即位遷授參知政事以言罷奉祠既而以資政殿
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依舊潼川郡公致仕卒贈少保
希得忠亮平實淸儉自將好引善類不要虛譽蓋有論
薦于上而其人莫之知者蜀之親族姻舊相依者數十
家希得廩之終身居喪悉損己力晩年計口授田各有
差所著有續言行錄奏藁橘州文集

包恢字宏父建昌人自其父揚世父約叔父遜從朱熹
九淵學恢少爲諸父門人講大學諸父驚焉嘉定十

三年第進士自金谿主簿歷通判台州兼提點刑獄司
主管文字屢有捕寇功累遷福建提點刑獄兼知建寧
兼轉運判官以侍御史周坦論罷光州布衣陳景夏上
書云包恢剛正不屈之臣言者汙衊之耳起歷直顯文
閣浙西提點刑獄是時海寇為亂恢單車就道討平之
連進祕閣修撰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沉妖妓於水化
為狐人皆神之有母愬子者得其情孀居與僧通狀則
僧為之也因貞子侍養跬步不離僧無由至母乃託夫
諱日入寺作佛事以籠盛衣帛因納僧以歸恢知之使
人要之置籠公庫逾旬吏報籠中臭達于外命沉於江

又姑死者假子婦棺以斂家貧不能償婦愬于恢恢怒買一棺給其婦卧棺中以試就掩而葬之改湖南轉運使罷景定初累遷華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兼發運使召赴闕辭改知紹興又辭度宗即位召爲刑部尚書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城縣侯以資政殿學士致仕恢歷仕所至破豪猾去姦吏治蠱獄課盆鹽理銀欠政聲赫然嘗因輪對曰此臣心惻隱所以深切爲陛下告者陛下惻隱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閉而食之者曰近習曰外戚耳參知政事董槐見而歎曰吾儕有愧色矣他日講官因稱恢疏剴切願容納理宗欣然曰吳

何嘗終直言慶宗亦敬重焉俠侍其父疾滌濯[illegible][illegible]
從不命僮僕臨終舉盧懷慎臥簀窮約事戒諸子[illegible]
深衣作書別親戚而後卒有光隕其地贈少保謚文肅
且厚賻焉

常挺字方叔福州人嘉熙二年第進士歷監察御史兼
崇政殿說書疏言邊閫三事曰辟實才奏實功招實兵
朝廷二事曰選良吏擢正人累遷吏部尚書咸淳二年
授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封合沙郡公拜參知
政事明年致仕卒贈少保

陳宗禮字立之袁甫爲江東提點刑獄宗禮往問學焉

淳祐四年第進士歷著作佐郎入對言天下方事於利欲之中士大夫奔競趨利惟至公可以遏之後升著作郎遷尚左郎官兼右司時丁大全擅國柄以言爲諱宗禮歎曰此可一日居乎陛對頌寄腹心於忠良毋但寄耳目於甲近頗四通八達以來正人毋但旁蹊曲逕類引貪濁遷秘書監以監察御史虞虙言追兩官送永州居住景定中起歷刑部尚書以起居舍人曹孝慶言罷度宗即位兼侍讀拜殿中侍御史疏言恭儉之德自上躬始清白之規自宮禁始左右之言利者必斥蹊隧之私獻者必誅以詩進講因奏帝王舉動無微不顯古

所以貴於慎獨也權禮部侍郎兼給事中宮中飲宴名曰排當理宗朝多內侍自為之一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密啓帝卽位益盛至出內帑以益宗禮上疏請禁絕不報再遷權禮部尚書乞祠不許以華文閣直學士為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加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尋兼權參知政事卒贈開府儀同三司旴江郡侯謚文定所著有寄懷斐藁由轅散木集兩朝奏議經筵講義經史明辨經史管見人物論

常楙字長孺同之曾孫入太學淳祐七年第進士歷官簽書臨安府判官不為權勢撓有為淮東提舉常平辟

楙提管楙知其不可與共事笑而卻之未幾政府強楙
行遂拂衣去後歷監察御史知無不言嘗論天變及賈
似道家爭田事論繼皇子竑嗣觸度宗怒遷司農卿尋
為兩浙轉運使禁戢吏姦不以急符督常賦海鹽歲為
鹹潮害稼楙請于朝捐金發粟復輟已劄大加修築新
塘三千六百二十五丈名曰海晏塘是秋風濤大作塘
不浸者尺許民得奠居歲復告稔邑人德之累遷刑部
侍郎平反全活者甚衆兼給事中封還隆國夫人從子
進秩錄黃帝怒似道以御書令委曲書行楙迄不奉命
以寶章閣待制奉祠德祐元年拜吏部尚書辭不許專

官趣行甚峻楙入見首言已廢帝王之胄生不得正命死不得血食沉冤幽憤鬱結四五十年不爲妖爲札於冥冥中者幾希願陛下勿恤浮議特發神斷宗社幸甚於是詔討論典故以聞明堂禮成進端明殿學士提領戶部財用與執政恩數楙以國步方艱非臣子貪榮之時力辭恩數與兩府議事不合以疾謁告二年春拜參知政事爲夏士林繳駁拜疏出關數年卒

馬光祖字華父金華人寶慶二年進士歷直祕閣浙東提舉常平起復軍器監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兼知鎭江進直徽猷閣江西轉運副使兼知隆興府以右正言劉

漢弼言罷後歷戶部尚書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帝
趣入覲乞嚴下海米禁歷陳京師艱食和糴增價海道
致寇三害加寶章閣直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
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兼節制和州無為軍安慶府三
郡屯田使進加寶章閣學士始至官即以常例公用器
皿錢二十萬緡支犒軍民減租稅養鰥寡孤疾無告之
人招兵置砦給錢助諸軍昏嫁拜端明殿學士荆湖制
置知江陵府去而建康之民思之不已帝聞命以資政
殿學士沿江制置大使江東安撫使再知建康士女相
慶宂祖益思寬養民力興廢起壞知無不為蠲除前政

通百錢百餘萬緡魚利稅課悉罷減子民修飭武備防
托要害邊賴以安公田法行光祖移書賈似道言非便
乞不以及江東必欲行之罷光祖乃可進大學士兼淮
西總領召赴行在遷提領戶部財用兼知臨安府浙西
安撫使進同知樞密院事尋差知福州福建安撫使以
侍御史陳堯道言罷提舉洞霄宮再以沿江制置江東
安撫使知建康郡民爲建祠六所乞致仕不許咸淳三
年拜參知政事五年拜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以監
察御史曾淵子言罷給事中盧鉞復繳奏新命以金紫
光祿大夫致仕卒謚莊敏光祖有理劇才風績凜然三

至建康終始一紀咸熙並行自廢無不修舉云

高斯得字不妄忠義傳稼之子也入太學第進士授利路觀察推官辟差四川茶馬幹辦公事李心傳辟爲檢閱文字端平二年稼殉沒于沔斯得與其僮潛往其處得遺體奉以歸見者感泣歷軍器監主簿兼史館校勘時丞相史嵩之柄國負得遇對悉盡言應詔上封事乞擇才並相由是忤嵩之遷太常寺主簿仍兼史館校勘時高定子以禮部尚書領史事嵩之素使其黨言叔父兄子不可同朝以斯得添差通判紹興府又通判台州召爲太常博士遷祕書郎淳祐六年正月朔日有

之斯得應詔上封事時臺諫累疏論嵩之罪竟不施行弟因致仕予祠范鍾獨當國過失日章斯得皆極言之又言使嬖倖側媚之人尤足為清明之累陰姦伏蠱互煽交攻陛下之心至是其存者幾希矣又言群臣厖襍宮禁奇衺瀆貨外交豈可坐視而不之問遂使衆臣爭衡大權劣落幾成積輕之勢以開窺覬之漸於是群憸疎懼或泣愬上前或上章求去合力排擯斯得遂求補外在告幾百餘日於是差知嚴州三請祠不許遷浙東提點刑獄遂劾知處州趙善瀚知台州沈塈等七人倚勢厲民不報改江西轉運判官斯得辭免上奏曰善瀚

者侍御史周坦之婦翁也沈塈者簽書樞密院事史宅之妻黨也祖宗以來未有監司按吏一不施行者壞法亂紀未有甚此臣身爲使者劾吏不行反切易節若貪榮冒拜則與世之頑頓無恥者何異乞併臣鐫罷以戒奉使無狀者坦上章劾罷斯得未幾坦亦罷七人竟罷去移湖廣提點刑獄攸縣富民陳衡老以家丁糧食資彊賊劫殺平民斯得簿錄其家壻吳自性與衡老館客太學生馮煒等謀中傷斯得絲折官積斯得白于朝復正其罪出一篋書其得自性等交通省部吏胥情狀斯得并言於朝下其事大府索出賕銀六萬餘兩黥配自

性及省寺高鑄等二十餘人初自性厚賂宦者言於理
宗曰斯得以緡錢百萬進願易近地一節理宗曰高某
硬漢安得有是而斯得力求去加直祕閣湖南轉運判
官改尚右郎官未至改禮部郎中上疏極論時事改權
左司力辭內批兼侍立修注官監察御史蕭泰來論罷
踰年以直寶文閣知泉州力辭遷福建路計度轉運副
使朝廷行自實田斯得言按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令
民自實田主上臨御適三十一年而異日書之史冊正
與秦同丞相謝方叔大媿即為之罷董槐入相召為司
農卿程元鳳入相改祕書監丁大全入相監察御史沈

炎論斯得以閩漕交承錢物下郡吏天府榜死數人先是吳自性之獄高鑄黥配至是爲相府監奴嗾炎發其端京尹顏頤仲令鞫其獄安吉守何夢然奉行其事陵轢甚至斯得不少挫竟無所得大全既謫朝廷罪其委任非人遂斬鑄斯得既拜浙西提刑之命炎浙西人泣於上前乞更之移浙東提舉常平命下給事中章鑑繳還斯得杜門不出彗星見應詔上疏曰陛下專任一相虛心委之若非大失人心何以致天怒如此之烈似道旣不以聞度宗卽位召爲祕書監又論罷復還祕書監屢辭不許累遷工部侍郎屢求補外以顯文閣待制知建

歸所度宗崩陳宜中入相以權兵部尚書召斯得遺
激烈指陳當時之事無所遺權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
讀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卒加贈
太師臺諫徐直方等論似道誤國乞安置嶺表簿錄其
家丞相留夢炎庇護之止令散官居住且罷簿錄擾及
無辜斯得謂散官則安置追降官分司則居住祖宗制
也夢炎語塞夢炎秉間直罷去平章事王爚監察御史
俞淅倂罷斯得於是宋亡矣所著有詩膚說儀禮合抄
增損刊正杜佑通典恥堂文集行世
家鉉翁眉州人以蔭補官歷戸部侍郎權侍右侍郎

兼樞密都承旨賜進士出身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元兵次近郊丞相吳堅賈餘慶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元帥遣使至欲加縛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堅奉表祈請于元以鉉翁介之禮成不得命留館中聞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元以其節高欲尊官之以示南服鉉翁義不二君辭無詭對鉉翁邃於春秋自號則堂改館河間迺以春秋教授弟子數爲諸生談宋故事及興亡之故或流涕太息元成宗即位放還賜號處士錫賚皆辭不受數年以壽終同時有張山翁者爲荊湖宣撫司幹官鄂守張晏然議降元

山翁以書誚讓之晏然既降山翁被執元人諭曰若降不失作顯官山翁酬對不屈元行省官賈思貞義之貸不殺後居黃鵠山聚徒教授而終山翁字君壽晉州人景定三年進士有南紀緇林藏雲山相釛等集

論曰楊棟學宗伊洛晚昵賈似道爲名節玷包恢武斷矯縱弛政聲赫然至用肉刑督公田酷矣姚希得長者馬光祖惠人常挺陳宗禮高斯得咸正直士常楙逢國遠遁將節不苟立乎家鉉翁義不仕元其顧視留夢炎輩何啻犬彘也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九

宋史新編卷二百六十　列傳一百二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趙景緯　李伯玉　楊文仲

歐陽守道　劉黻

趙景緯字德父，於潛人。有志程朱之學。葉味道謂之曰：度正吾黨中第一人，遂往見。首誨以求放心爲本，由是往來二人之門，研索益精。入太學，登進士第，授江陰軍教授。母喪，除，以祿不逮養，不復出，作讀易菴懸霤山。召爲史館檢閱，累辭不許，特與改合入官，主管崇道觀。三辭不許。景定元年，特授秘書郎，遷著作郎，皆辭不許，以

疾勾祠以內祠兼史館校勘史成兩乞外祠許之進直
祕閣辭職名不許差主管崇禧觀依舊職差知台州再
辭不許趣命益嚴至郡取陳述古諭俗文書示諸邑且
自爲之詥取孝經庶人章爲四言詠贊其義使朝夕歌
之至有爲之感涕者舉遺逸旌孝行建社倉浚河築隄
節浮費進考功郎官再辭不許兼沂靖惠王府教授是
冬四辭新命且乞祠皆不許乃乞於赤城桐柏之間采
藥著書庶幾有補後學而病廢之身不爲無用於聖世
不許御筆兼崇政殿說書三辭不許乃造朝以易進講
曰惕厲祗懼乃天心之所存聖人先憂於憂故能無憂

先處以危故能無危又論監司守令曰與其糾劾於有罪之後而未必盡得其情孰若精擇於未用之先而使之各稱其職書出于柳應詔上封書曰損玉食不若損內帑卻貢奉之爲實避正朝不若塞倖門廣忠諫之爲實蠲赦大賚不若擇循良黜貪暴之爲實蓋天意方回而未豫人心乍悅而旋疑此正陰陽勝復之會眷命隆替之機也兼史職辭不許轉對言辨義利之限破壟斷之私毋以閭閻之賤干公議毋以戚畹之私紊國常乞歸田里不許拜太府少卿兼職仍舊辭不許復上疏乞歸不許以直敷文閣知嘉興府辭仍乞奉祠皆不許咸淳

元年至郡首以護根本正風俗爲先務拜宗正少卿御筆兼侍講辭不許乃還家三乞祠御筆趣行猶乞寬告不許至國門御筆兼權工部侍郎時暫兼權中書舍人三辭不許以禮記進講開陳敬恕之義封還濫恩詞頭帝從之又言損德害身之大莫過於嗜欲而窒欲之要莫切於思又曰雷發非時竊迹今日之事而有疑焉內批疊降而名器輕宮閫不嚴而主威褻横恩之濫已收而復出戢貪之詔方嚴而隨弛陛下可不思致災之由而亟求所以正之哉進權禮部侍郎兼修玉牒再辭不許升兼侍讀辭不許進聖學四箴一曰惜日夕以致其

勤二曰精體認以充其知三曰屏嗜好以專其業四曰謹行事以驗其用屢乞歸田里帝勉留之請益力特授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辭不許乃還家召爲中書舍人三辭不許請益力進顯文閣待制依所乞予祠辭職名不許遂差提舉玉隆萬壽宫有疾謝醫却藥曰使我清心以順天命毋重惱我懷拱手三揖乃卒特贈四官至中奉大夫謚文安景緯天性孝友雅志沖澹親没無意仕進故其立朝之日弗久云

李伯玉字純甫餘干人端平二年進士第二初名誠以犯理宗潛諱改焉歷官校書郎奏言臺評迎合上意論

罷尤焴楊棟盧鉞三人忠衰不辨乞同罷帝不允監察御史陳垓連劾罷之奉雲臺祠累遷尚右郎官侍御史何夢然論伯玉迺吳潛死黨復奉祠遷至太府少卿秘書少監起居郎工部侍郎度宗即位兼侍講權禮部侍郎升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賈似道嘗集百官議事忽厲聲曰諸君非似道拔擢安得至此衆默然莫敢應者伯玉答曰伯玉殿試第二名平章不拔擢亦可至此既退卽治歸以顯文閣待制知隆興府右正言黃萬石論罷召入覲擢權禮部尚書兼侍讀似道益專國柄帝以伯玉舊學進之臥內相對泣下欲用以參大政似

嵩益忌之而伯玉尋病卒伯玉嘗請罷童子科以爲非所以成人材厚風俗趙汝騰嘗薦八士各有品目於伯玉曰銅山鐵壁立朝風節大較似之所著有斛峰集

楊文仲字時發彭山人淳祐七年以胄試第一入太學九年又以公試第一升內舍時言路頗壅因季冬雷震首帥同舍叩閽極言時事有曰天本不怒人激之使怒人本無言雷激之使言一時爭傳誦之升上舍爲西廡學錄寶祐初登進士第從父棟守婺州罷歸文仲往問伊洛之學歷大學正升博士時棟爲祭酒講學益詣精邃遷國子博士出添差通判台州故事守貳尚華侈

正月望取燈民間吏以白文仲曰爲吾然一燈足矣劭
農東郊守因欲泛湖文仲即先馳歸添差通判揚州召
爲宗學博士近輔兵變水患輪對言春多沈陰豈但麥
秋之憂於時爲夬尤軫莧陸之慮天目則洪水發焉蘇
湖則弄兵興焉將習黃金橫帶之娛兵疲赤籍掛虛之
冗蚩蚩編氓得以輕統府瑣瑣警邏輒以憂朝廷設不
幸事有大於此者國何賴焉度宗竦聽顧問甚至遷太
常丞尋兼崇政殿說書再遷將作監帝以疾連不視朝
文仲奏聲色之事若識得破然元無可好帝斂容端拱久
之盛夏建宗陽宮壞徙民居幾甸騷然文仲疏諫務悶

謂之聚爲香火之庭不得爲書討矣陛下紹祖宗之位晉以黃老之居爲輕重哉翌日面奏益懇丞相賈似道怒曰楊文仲多言時詔卿監以上薦人才文仲薦陳存呂折鍾季玉等十有八人名士二人金華王柏天台車若水也兼國子司業兼侍立修注官又以兼太學教諭彭成大迕似道主管崇禧觀出知衡州召爲秘書少監尋又兼崇政殿說書遷太常少卿兼國子司業遷起居舍人恭帝即位授權工部侍郎兼權侍右郎官尋兼給事中時丞相王爚陳宜中不協文仲上疏言事危且急矣祖宗所深賴億兆所寄命在乎二相苟以不協之故

今日不戰明日不征時不再來後悔何及尋兼國子祭酒時元兵渡江畿甸震動朝士多棄去者侍從班惟文仲一人詔旌在列不去者二階文仲疾益甚匃祠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再上章乞致仕改知泉州因將家踰嶺南待次卒而宋亡矣有見山文集

歐陽守道字公權一字迂父吉州人初名巽自以更名應舉非是嘗祭必稱巽少孤貧無師自力於學年未三十翕然以德行爲鄉郡儒宗淳祐元年第進士授雩都主簿調贛州司戶守江萬里作白鷺洲書院首致守道爲諸生講說湖南轉運副使吳子良聘爲嶽麓書院副

山長守道初升講發明孟氏正人心承三聖之說學者悅服宗人新及子必泰先寓居長沙聞守道至往訪之初猶未識也晤語相契守道即請于子良禮新爲嶽麓書院講書新講禮記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一章守道起曰長沙自有仲齊吾何爲至此仲齊新字也踰年新卒守道哭之慟自銘其墓又薦必泰於當道子良代守道復還吉州萬里入爲國子祭酒薦爲史館檢閱召試館職授秘書省正字歷遷秘書郎轉對言欲家給人足必使中外臣庶無復前日言利之風而後可以言罷守道徒步出錢塘門唯書兩篋而已度宗立特旨與祠少傅

呂文德應詔舉賢凡九十六人守道預焉添差通判建昌軍以書謝廟堂曰史贊大將軍不薦士今大將軍薦士矣而某何以得此於大將軍哉幸嘗蒙召擢備數三館異時或者謂其放廢無聊託身諸貴人虧傷國體則寧得而解顧仍賦祠祿足矣遷著作佐郎兼崇政殿說書兼權都官郎官經筵所進皆切於當世務上爲動色遷著作郎卒家無一錢所著有易故文集

劉黻字聲伯樂清人淳祐十年試入太學時丁大全劾奏丞相董槐迫逐去國將奪其位黻率同舍生伏闕上書坐貶南安軍安置至則盡取濂洛諸子書摘其精切

語集爲十卷名曰濂洛論語及大全旣黜還太學者
幾侍御史陳垓誣劾程公許右正言蔡榮誣劾黃之純
俱罷去六館相顧失色黻又率諸生上書其略曰扶植
宗社在君子扶植君子在公論祖宗建置臺諫本以伸
君子而抑小人昌公論而杜私說迺今老饕自肆姦種
相仍以謟諛承風旨以傾險設機穽以淟涊盜官爵陛
下非不識拔羣賢彼則忍於空君子之黨陛下非不容
受直言彼則勇於倒公議之戈不知陛下何負此輩而
彼乃負陛下至此耶陛下萬機之暇試以公許之純與
垓榮等孰思而靜評之其言論孰正孰邪孰忠孰佞雖

中智以下之主猶知判別是非况以陛下明聖而顧不察此且陛下擢用臺諫若磊卿咨夔等早爲天下稱首然甫入而遽遷或一鳴而輒斥獨珍榮輩久汙要津根據而不拔劉向所謂用賢轉石去佞拔山者乃今見之自昔天下之患莫大於舉朝無公論空國無君子我朝本無大失德於天下而乃有宣靖之禍夫豈無其故哉始則邪正交攻更出迭入中則朋邪翼僞陰陷詆誣終則倒置是非變亂黑白不至於黨禍不止向使劉安世陳瓘諸賢尚無恙楊畏張商英周秩輩不久據臺綱其禍豈至此烈古語云前車覆後車戒今朝廷善類無幾

心懷姦險者則以文藻飾佞舌志在依違者則以首鼠持圓機宗社大計孰肯明目張膽爲陛下伸一喙者則其勢必終於空國無君子舉朝無公論脫有緩急彼一二憸人者陛下獨可倚仗之乎雖借尚方劍以礪其首尚何救於國事之萬一哉自昔大奸巨孽投閒散地惟覘朝廷意向以圖進用之機今右轄久虛姦臣垂涎有日矣聞之道路餽遺不止於鞭韉脉絡潛通於禁近若公論不明正人引去則遲回展轉鈞衡重寄必歸於章惇等乃止今日之天下乃祖宗艱難積累之天下豈堪此輩再壞耶又諫游幸疏曰堯舜禹湯文武之兢業祗

懽終始憂勤曷甞借祈禳之說以事遊觀之逸陛下春
秋尚少貽謀垂憲之機悉在陛下作而不法後嗣何觀
以材署昭慶宮節度掌書記由學官試館職咸淳中拜
監察御史論内降恩澤曰命令帝王之樞機必經中書
參試門下封駮然後付尚書省施行凡不由三省者名
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出納朕命載於書出納王命詠
於詩不專言出而必言納者蓋以命令不能皆中乎理
於是有出而復有納焉改正字父喪除授集英殿修撰
沿海制置知慶元府事遷至試吏部尚書兼工部尚書
兼中書舍人兼修玉牒兼侍讀以毋憂去明年江上師

貴丞相陳宜中起復黻爲端明殿學士不起及賈似道
韓震死宜中謀擁二王由温州入海以兵逆黻共政將
遜相位於是黻託宗祀於母弟遂起至羅浮卒初陳宜
中夢人告之曰今年天災流行人死且半服大黃者生
繼而疫癘大作服者果不死及黻病宜中令服之終莫
能救其配林氏舉家蹈海未幾海上事亦瓦解矣黻有
蒙川集行于世

論曰趙景緯惠民輕爵祿李伯玉勁氣峻節不爲權倖
屈楊文仲多薦士以道規人主歐陽守道言欲厚民生
在百寮不言利而身允踐之劉黻在太學兩上書扶正

挪邪及登朝阻内降恩澤最後奪喪浮海從二少帝圖興復斃而後已噫若數儒者真可謂不負所學哉

向士壁　汪立信　孫子秀　陳仲微

向士壁字君玉常州人負才氣精悍甚自好紹定五年進士歷通判平江府屢罷屢起至湖北安撫副使兼知峽州兼歸峽施黔南平軍紹慶府鎮撫使進至直龍圖閣元兵犯蜀合州告急制置司檄赴援數立奇功帝語群臣曰士壁不待朝命進師歸州且捐家貲百萬以供軍費其志足嘉進祕閣修撰樞密都承旨仍舊職累官權兵部侍郎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升湖南制置副使

元將元良哈觧兵自交阯北還前鋒至城下攻圍急士
璧極力守禦聞後隊且至遣王輔佑率五百人往覘之
以易正大監其軍遇於南岳市一戰有功潭州圍遂解
事聞進兵部侍郎兼轉運使胃似道入相疾其功諷監
察御史陳寅侍御史孫附鳳一再劾罷之送漳州居住
又稽守城時所用金穀遠至行部責償幕屬方元善者
極意逢迎似道意士璧坐是死後拘其妻妾徵之其後
元善改知吉水縣俄歸得狂疾常呼士璧時輔佑亦遠
謫及文天祥起兵召輔佑于謫所則死矣德祐初詔追
復元官仍還從官恩數立廟潭州

汪立信澈從孫也居六安淳祐元年立信獻策招安慶劇賊借補承信郎六年登進士第歷通判建康府荊湖制置趙葵辟充策應使司及本司參議官鄂州圍解賈似道惡閫外之臣與已分功迺行打算法於諸路欲以軍興時冒費爲罪擊去之馬光祖代葵且素與葵隙遂迎合似道意遽召吏稽勾簿書卒不能得其疵乃以開慶二年正月望夕張燈宴設錢三萬緡爲葵放散官物聞于朝立信時猶在幕力爭之曰方艱難時趙公莅事勤勞而公以非理擿拾之公一旦去此後來者復效公所爲可乎光祖怒曰吾不才不能爲度外事知奉朝命

而已君他日處此勉爲之立信曰某必不效公所爲也光祖益怒立信即投劾去光祖悔而留之議遂寢初立信爲通判奏嘗以公事劾及在府亦謀議寡諧時論謂立信長者而鄙同時方元善之陷向士璧爲險薄也立信累遷權兵部尚書荊湖安撫制置知江陵府移書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爲虞夫天之不假易也從古以然此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工之日也爲今日之計者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刁斗相聞餽

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選宗室親王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任得其人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若銜璧輿櫬之禮則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曰瞎賊狂言敢爾蓋以立信目微眇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咸淳十年元兵大入似道督諸軍出次江上以立信爲端明殿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府庫募兵援江上諸郡立信既受詔以妻子託愛將

念明即日上道與似道遇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立信曰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道問立信何向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爾既至則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生爲宋臣死爲宋鬼終爲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已而聞似道師潰蕪湖江漢守臣皆望風降遁立信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也迺置酒召賓佐與訣手爲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

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遺表聞贈太傅伯顏入
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以其二策告伯顏曰宋有是
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
忠臣之家也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立信子鱗內
書寫機宜文字在建康不肯從衆降崎嶇走閩以死
孫子秀字元實餘姚人紹定五年進士調吳縣主簿邑
有妖人稱水仙太保子秀火其廬沈其人於太湖曰實
汝水仙之名矣妖遂絕歷知金壇縣嚴保伍釐經界結
義役崇學校訪國初茅山書院故址新之以待遠方遊
學之士通判慶元府主管浙東鹽事辟幹辦行在諸司

糧料院衢州寇作水冒城郭朝廷擇守屬子秀行子秀
立保伍選用土豪旌常山縣令陳謙亨寓士周還淳等
捍禦之勞且表於朝乞加優賞人心由是競勸未幾盜
復起江山玉山間甫七日禽四十八人終子秀之任賊
不復動水潦所及則爲治橋梁修堰牐完城壁浚水原
助葺民廬招通鄰糴奏蠲秋苗代納其夏稅民用復蘇
南渡後孔子裔孫寓衢州衢學奉祀因循踰年子秀撤
廢佛寺奏立家廟如闕里以政最遷太常丞被讒罷未
幾遷大宗正丞遷金部郎中遷左司兼右司再兼金部
與丞相丁大全議不合去國差知吉州尋鐫職時斐倖

朱熠凡三劾子秀開慶元年爲浙西提舉常平徙提點
刑獄兼知常州尋以兼郡則行部有妨得請專臬事擊
貪舉廉風采凜然行獄爲淸進大理少卿直華文閣浙
東提點刑獄兼知婺州婺多勢家以爲厲已嫉言者罷
之尋遷湖南副漕以迎養非便辭移浙西憲遠近稱爲
神明風聞者諷淩轢州縣劾罷之子秀笑而已後移江
東度宗即位進太常少卿兼右司尋兼知臨安府以言
罷起知婺州卒子秀少從劉漢弼遊磊落慷慨抵掌極
談凡朋友死生患難營救不遺力聞一善則手錄之
陳仲微字致廣高安人其先居江州旌表義門嘉泰二

年第進士調莆田尉囊山浮屠與郡學爭水利久不決仲微按法曰曲在浮屠其徒揭其事鐘上以爲寃旦暮祝詛然莫省爲仲微也仲微過寺見之曰吾何心哉吾何心哉質明首僧無疾而死寓公有誦仲微於當路而密授薦牘者仲微受而藏之踰年其家負縣租竟逮其奴寓公有怨言仲微還其牘緘封如故其人慚謝終其任不敢撓以私遷海鹽丞改知崇陽縣寢食公署旁日與父老樵豎相爾汝下情畢達通判黃州江州遷幹辦諸司審計事知贛州江西提點刑獄迕丞相賈似道監察御史舒有開言罷久之起知惠州遷太府寺丞兼權

侍右郎官輪對言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陸沈天下之英雄似道怒文謫言者罷奪其官久之敘復咸淳末元兵陷樊城呂文煥以襄陽降國勢危甚仲微上封事其略曰失襄之罪不專在於庸閫疲將孩兵也君相當分受其責以謝先皇帝在天之靈今代言之知體之士翹館鮮有識之人吮𠯗茹柔積習成痼君道相業兩有所虧顧此何時而在廷無謀國之臣在邊無折衝之帥惟君相幡然改悟天下事尚可為也乃出仲微江東提點刑獄德祐元年遷至殿中侍御史端宗即位

海上拜吏部尚書給事中崖山兵敗走安南越四年卒年七十二後其子文孫與安南王族人益稷降元鄉導南征安南王憤伐仲微墓斧其棺仲微天稟篤實雖生長富貴而惡衣菲食自同寒人故能涵飫六經於諸子百家天文地理醫藥卜筮釋老之學靡不搜獵云

論曰宋自開慶以來元兵日迫宗社危如累卵當國者協力百執事猶懼弗支何況賈似道專而愎忌而忮耶夫向士璧帥潭誠有捍禦功乃讒撫其罪斃於囹圄汪立信自荊閫貽書責其耽樂且爲區畫數端寧非忠言至討反懷忿而中以法孫子秀陳仲微之節操政績卓

爲世吏師亦聚不能容假臺論罷去他若吳潛皮龍榮曹世雄皆以非辜死文天祥謝枋得皆以直道黜而善類盡矣姦人逞私不恤國一至此極奚怪臣工多觧體而叛官降敵者踵相接也詩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其謂亡宋之君臣乎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一　　列傳一百三

明南京户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道學

記曰人不學不知道然則舍道亦奚學矣在昔帝王盛時上無異教而下無異論周衰教弛天下之學術爲裂仲尼道大莫能容退而刪修六經以詔來世曾子子思孟軻各有講授斯道不絶如綫漢唐之儒擇不精語不詳而後進溺於見聞窮年矻矻曾不離記誦辭章之末何嘗爲輪扁之所笑乎迨至有宋歷千數百年周邵二程張朱諸君子接踵而出皆挺然以道自任其所論述

足續孔孟遺緒元儒劉因嘗評之曰邵至大周至精程至正朱子則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惜於張載毋之及以彼志道精思窮神知化當在周邵之間乎或問張南軒欽於希顏固也呂東萊扶持絕學與考亭南軒為同道友玆傳何以獨遺豈博而未約與要之未及知命之年弗見其至耳嗟夫奎躔啓運諸儒殆不虛生其間伊川考亭名最高嫉最衆至目爲僞學禁錮以老斯君相之過也身歿論定褒崇有加顧於宋何補矣讀史至此不覺三歎

周敦頤　程顥　程頤　張載弟戩

邵雍子伯溫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焉以舅鄭向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一訊立辨部使者薦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移郴之桂陽令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歷合州判官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

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寃澤物爲已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鎭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稱其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

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
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
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
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
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
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
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
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
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
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説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發明太極之蘊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知道因與爲友使二子顥頤受業焉每令尋孔顔樂處所樂何事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頤未悟訪敦頤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邪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十三年賜謚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子壽寶文閣待制

程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從河南高祖羽三司使父珦

仁宗錄舊臣後以爲黃陂尉歷知漢州熙寧法行珦獨抗議未便使者李元瑜怒即移病歸旋致仕累轉太中大夫卒年八十五珦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唯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所得奉祿分贍親戚之貧者官小祿薄克己爲義人以爲難文彥博蘇頌等表其清節詔錫帛二百官給其葬顥第進士調鄠上元主簿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當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顥捕而脯之爲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

測相與詰縣吏出懷中書所記爲驗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題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吏駭謝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䘏而姦僞無所容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民愛之如父母攻者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顥名數召見從容咨訪一日論事乆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顥不飾詞辯獨以誠意感動上上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才

爲先有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
因論人材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帝曰朕何敢如是王
安石更法令言者攻甚力顥被旨赴都堂議事安石方
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
以聽安石爲之媿屈自安石用事顥每爲帝言君道以
至誠仁愛爲本未甞及功利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
水行其所無事也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
不可而能有成者況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
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徼倖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
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遂乞去言職安石本與之

善既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神宗亦重其去屢請不許顥闔門待罪乃除提點京西刑獄固辭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願賜顯責改簽書鎮寧軍判官司馬光在長安上䟽末退稱顥公直以爲己所不如時內侍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顥以法拒之昉請於朝許調八百人天方大寒昉虐用之衆逃歸群僚畏昉欲勿納顥曰彼逃死自歸弗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即親往啓門撫勞約少休三日復役衆讙踴而入具以事聞得不遣昉亦不敢訴曹村埽決帥劉渙盡以廂兵付顥經度顥親臨決隄激勵士

卒數日而合顆求監局以便養得洛河竹木務歷年不敘伐閱特遷太常丞帝欲命脩三經義執政沮之以知扶溝縣境有廣濟蔡河潁河惡子無生理䝉脅取行舟財貨顆捕得一人盡得其黨類貫宿惡分地處之令以挽縴為業且察為姦者自是境無焚剽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震灼鄰邑競侈供張悅之主吏來請顆曰吾邑貧獨有令故青幰可用耳中正數往來境上卒不入顆初領扶溝不數月以薦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歸舊任歲餘坐獄因逸責監汝州鹽稅所創溝洫學校之法皆幾成而廢哲宗立召為宗

正丞顥平生有意經濟及是徵還世方冀大用未赴而卒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年五十四顥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溢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未嘗見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六經而後得焉顥慨秦漢以來斯文久湮欲振而起之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

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説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又所著定性書實闡聖學之祕與太極圖說相表裏天下學者咸傳誦之潞公採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顥嘗爲安石條例司官屬頤撰行狀諱之朱熹謂顥乃大賢以上作用云同敦頤賜謚曰純公封河南伯從祀孔廟

程頤字正叔少與兄顥受學周敦頤年十八上書闕下

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游太學胡瑗試諸生
顔子所好何學論頥論謂學以至聖人之道大驚即延
見處以學職嘗應進士舉值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哲宗
初司馬光呂公著執政共疏頥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
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
聖世之逸民詔爲西京國子教授辭尋以祕書省校書
郎召入見擢崇政殿說書疏言習與知長化與心成大
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
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分直以備
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頥

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宮中盥避蟻頤奏願推此心以及四海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頤乞改賀爲慰既除有司請開宴頤言除喪設宴是喜之也蘇軾每疾頤不近人情至以俚語相侮頤門人賈易朱光庭不能平上疏攻軾胡宗愈顧臨因頤議更張國子條制及請經筵坐講不合連章劾頤不宜用孔文仲又極論請罷歸田里遂出管勾西京國子監力辭不報父喪終三省奏除頤館職太皇太后謂其不靜蓋蘇轍沮之復除西監加直祕閣力辭御史董敦逸摭疏中怨望輕躁語去官紹聖追貶元祐諸臣目爲姦黨頤坐竄涪州李

清臣尹洛郎日追遺徽宗立移峽州能敘復又奪於崇寧黨禁弛復宣義郎致仕卒于家年七十五頤之學自謂與兄同蓋以誠爲本以聖人爲師張載稱其兄弟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頤晚年著易春秋傳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胄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師道尊嚴淵源所漸皆爲名士浩、祀於北巖世稱伊川先生高宗詔贈直龍圖閣寧理

時同題賜謚曰正公封伊陽伯從祀孔廟
張載字子厚大梁人祖復集賢學士父迪殿中丞知涪
州卒于官遂家于郿載少喜談兵欲結客取洮西之地
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
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訪諸
釋老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甞坐虎皮講易京師聽
從者甚衆二程至與論易語人曰二程吾所弗及汝輩
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
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第進士爲祁
州司法叅軍遷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

召鄉之高年者宴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
義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公事熙寧二年以
御史中丞呂公著薦召問治道對曰爲政不法三代終
苟道也授崇文院校書王安石問新政載曰公與人爲
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
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
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志道精思未
甞須臾忘也每告諸生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
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
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禮貴德

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又論定井田宅里發斂學校之法呂大防薦宜還職以備諮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年五十八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䘏詔賜館職半賻載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著書曰正蒙又作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幼

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
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
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
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
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
伯子之顧養育英材頴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
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
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
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歿吾寧也程頤
謂西銘明理一　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

之論同功云同諸賢賜謚曰明公封郿伯從祀孔廟弟
戩字天祺第進士熙寧初爲監察御史裏行累章論王
安石亂法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陳
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與爲死黨李
定以邪諂竊臺諫呂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姦言
豈宜勸講君側書數十上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
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
少矣出知公安縣徙監司竹監至舉家不食筍嘗愛用
一卒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籜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
之復如初其德量如此卒于官年四十七

邵雍字堯夫河南人始爲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於古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受河圖洛書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多其所自得嘉祐詔求遺逸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每旦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即止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風雨常不

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廝隸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每私相飭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羣居燕笑不爲甚異未嘗談人之短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强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是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熙寧行新法吏卒迫不可爲或投劾去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

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卒年六十七贈祕書省著作郎元祐中謚康節程顥初侍其父識雍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雍疾病司馬光張載與顥兄弟晨夕候之將終衆議喪葬事外庭雍皆知所言召子伯溫曰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塋爾顥銘其墓謂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

伯溫字子文父雍與司馬光韓維呂公著程頤兄弟爲友伯溫入聞庭訓出則事光等而光等亦屈名位輩行

為再世交故學益博尤熟當世之務元祐中以薦特授
大名府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蔡確之罷相也邢恕亦
被黜移知河陽間道謁確於鄧謀造定策事恕出司馬
光之門又與子康同登科第及是康父喪除詣闕恕約
康會河陽伯溫止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
見朋友康曰已諾之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
從必為異日之悔既而恕果勸康作書稱確有定策功
以為他日全身保家計康竟如其請梁燾以諫議召恕
亦要至河陽日夜論確功不休且以康書為證燾不悅
會吳處厚奏確詩謗朝政燾與劉安世共請誅確且論

怨罪亦命康分析康始悔不用伯溫言康卒子植幼宣仁后憫之呂大防曰康素謂伯溫可託請以伯溫爲西京教授教之伯溫既至則誨植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植力學不懈卒有立章惇嘗事康節及爲相欲用伯溫伯溫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程頤謂伯溫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於地下耶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猶薦之于朝伯溫願補郡縣吏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秩滿惇猶在相位伯溫義不至京師從外臺辟環慶路帥幕實避惇也徽宗即位以日食求言伯溫上書累數千言大

要欲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錮別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宣仁之謗伯溫既辨之又著爲書名曰辨誣後崇寧大觀間以元符上書人分邪正等伯溫在邪等中以此書也出監華州西嶽廟歷主管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童貫爲宣撫使士大夫求速化者爭出其門伯溫聞貫來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擺提點成都路刑獄蜀人德之除利路轉運副使提舉太平觀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贈祕閣修撰初雍有言世行亂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伯溫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

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既爲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文正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以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趙鼎少從伯溫游及當相乞行追錄始得贈焉鼎又嘗表伯溫之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於崇寧世以此三語盡伯溫出處云所著又有辨惑河南集聞見錄皇極系述皇極經世序觀物內外篇解等書

劉絢　李籲　謝良佐　游酢

張繹　蘇昞　尹焞　楊時

俱程氏門人

羅從彦　李侗

劉絢字質夫其先常山人後徙河南祖舜卿虞部郎中父師旦朝散大夫絢以祖蔭爲壽安主簿移長子令督公道如期而集迄去不笞一人歲大旱府遣吏視傷所蠲稅財二三絢力爭不得還其榜請易之富弼嘆曰劉絢古縣令也元祐初大臣相繼以經明行脩薦爲京兆府教授又爲太學博士卒年四十三絢自結髮從程顥學篤信而固守之顥每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焉絢深於春秋作傳未就病劇尚以例類質其父將終啓手足自盟垂絕猶道詩書語可

謂力學者也

李籲字端伯洛陽人第進士元祐中爲祕書省校書郎卒籲與劉絢才器志尚頗相同程頤嘗稱二子可以大受及相繼早歿追悼之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傚而信從者籲與絢有力焉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良佐第進士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爲民良佐天資篤實事有未徹則顙有泚其憤悱如此記問該贍程顥談及前史所引不爽一字顥以玩物喪志警之初未之信後

乃省悟程頤與之別一年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爾頤稱之曰是子力學切問而近思者也良佐晩與朱震兄弟論學謂一部論語大義只師冕見及子見齊衰者二章可以該之蓋聖人之道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也所著論語說行於世呂大鈞亦同門也與大臨並附大防傳

游酢字定夫建陽人與兄醇並以文行名程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程顥興扶溝學酢應其招因受業焉元豐六年第進士調蕭山尉以薦爲太學錄遷博士乞外以便養得知河陽范純仁判河南待以國士有疑

輒咨之純仁移守穎昌辟自隨爲學教授及入相復以爲太學博士純仁罷酢亦請外簽判齊州移泉州徽宗立擢監察御史歷知漢陽軍和舒濠三州卒年七十一酢性穎悟有治劇才時脩奉祠館編氓困於征調所至騷然酢更數郡處之裕如民不勞而事集所著有易說詩二南義中庸義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

張繹字思叔河南人受業程頤頤賞其穎悟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若有得未及仕而卒頤嘗言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焞也

蘇昞字季明武功人始學張載而事二程卒業呂大忠

薦爲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邪籍編管饒州卒
尹焞字彦明一字德充洛人祖源在文苑傳父林虞部
員外郎焞少師事程頤紹聖中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
諸臣議焞嘆曰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
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
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
是終身不就舉頤沒焞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
靖康初种師道薦焞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
戶部尚書梅執禮等合薦不報次年金人陷洛闔門遇
害焞死復甦門人舁置山谷中而免劉豫命僞帥趙斌

以禮聘焞不從則以兵恐之焞自商州奔蜀止于涪涪
頤讀易地也闢三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侍讀范沖
舉焞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以疾辭范沖奏
給五百金爲行資遣漕臣奉詔至涪親遣紹興六年始
就道左司諫陳公輔疏攻程氏學焞至九江上奏曰焞
實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舍其所學是欺
君父遂留不進復因薦以祕書郎兼說書趣起之焞始
入見就職八年除祕書少監未幾力辭求去上語參知
政事劉大中曰焞未論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
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焞直徽猷閣主管萬壽

觀留侍經筵除太常少卿仍兼說書未幾稱疾乞祠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時金人來議和焞上疏曰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陛下信讎敵之譎詐而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臣切爲陛下痛惜之又移書秦檜言今北使在廷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勿以小智孑義而圖大功疏及書皆不報於是焞固辭新命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又辭且奏言當去者五乞放歸田里疏上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老轉一官致

仕焞自入經筵即乞休致朝廷以禮留之張浚趙鼎既去秦檜當國遂不復留十二年卒年七十二焞質直弘毅實體力行頤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傳于世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熈寧九年第進士調官不赴以師禮見程顥於頴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顥死又見程頤於洛時年已四十事頤愈恭一日頤偶暝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時疑其近於兼愛與頤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

十年又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張舜民諫垣薦之得荆州教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去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時天下談有言於蔡京者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左右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爲秘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内事外時遂陳時政之弊執政不能用登對又陳君臣警戒正

在無虞之時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巳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言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又言童貫爲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衆方平何濯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

之戒童貫覆軍殺將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
可復蹈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
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要地而
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
兩端時抗疏曰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
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
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
留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不報李綱之罷太學
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
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遂以時兼國子祭酒

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謂守財之言非正理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寔安石倡之也其釋鳬鷖守成之詩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群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安石倡爲此説以啟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爲事安石邪説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説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習王氏學取科第已久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説議論紛然諫官馮

澥力主王氏上疏詆時罷祭酒尋累疏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奉祠辭直學士改待制陛辭循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守之備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繼除兼侍讀累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宫已而從其請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年八十三卒謚文靖時浮沉州縣四十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朱熹張栻得程氏之學其源委脉絡皆出於時子迪力學通經亦嘗師程頤云

羅從彦字仲素以累舉恩爲博羅主簿聞同郡楊時得程氏學慨然慕之時爲蕭山令徒步往學焉見時三日

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嘗與侍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即鬻田走洛見頤問之乃歸卒業築室山中絶意仕進嘗采祖宗故事為遵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

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明道者多故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於是明道者寡故忠義行之者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謚文質

李侗字愿中劍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以書謁之其略曰天下有三本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一則本不立洙泗之徒得夫子而益明孟氏之

後真儒不復見於世其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先生得不傳之道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莫知所以然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從之累年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旣而退居山中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食飮或不充而怡然自適事親孝謹仲兄性剛多忤侗事之得其懽心閨門內外夷愉肅穆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施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

坐澄心體認天理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又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嘗以黃庭堅之稱周茂叔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常諷誦之而顧謂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一篇之指要也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侗既閑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論事感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人主當於此留意朱松遣子熹從學卒得其傳沙縣鄧迪嘗謂松曰愿中如

冰壺秋月瑩徹無瑕松以謂知言熹亦稱侗姿稟勁特
充養完粹平日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
斷以義理則截然不可犯卒年七十一子友直信甫皆
第進士信甫仕至廣東江東提刑嘗爲監察御史以特
立不容於朝云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一